#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百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禦使士石為泉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散嶺保寧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自原州至軍前璘先已命夔州路安撫李師顏節制興元軍馬盡奪其兵矣仲以戎服

見于庭下璘欲斬以徇參議官有止之者按階州通判兼參議官成仵五月十八日巳申致仕此恐是趙不愚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知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于北原與敵兵遇戰馬金人自五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砲座六十有餘所增置憨皮袋捜城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為六寨守將段彦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吳璘書報姚仲失律之望即以書寛譬之且

貽書宰執曰仲貪鄙庸人殊不曉事天資狠戾難可保
信前此粗有矢石之勞全無謀畧本非大將之才知金
州興元所至掊克雖贍軍常平宲名亦皆侵用抱認酒
稅擅置坑冶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邉事
稍動乘時怙亂便欲凌轢總所以肆其所欲之望雖孱
懦畧不少假而吳璘動加箝制其猖獗故不得逞其奸
凶或謂吳璘挾私憾而沮抑之是不然事果適於權宜
不當探其迹而疑之也識者以為此人得志必為川蜀

大患向來吳璘疾病之望所以累具申禀者正慮朝廷以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則四川之禍可跨足而待兹者原州之敗雖失亡可惜以之望觀之實為國家之幸一方之福也使斯人而少立功效朝廷何以處之正使無功其衆亦未可遽奪今自取敗撓天去吾疾兵雖潰散而餘衆可收私役可復虛籍可覈則此一軍自此當振興元大府田疇沃衍民勤於農而有勇得人撫之事力沛然豈非國家之幸四川之福乎竊恐朝廷

聞其喪師不無驚懼而未知有此曲折故敢冒昧上聞矧吳璘憪州之捷足以取償而得地過之諸事但且委吳璘措置自可以無它慮也之望前此扼腕於姚仲久矣時方用武若輙按一路帥臣在朝廷亦所難處故隱忍而未有云也大抵其人貪縱過於劉寶誤國不減王權去冬及春吳璘所以欲止又不敢輕出者密料其意蓋有所牽制憂姚仲之在後也欲使獨出又懼其敗事常使其部曲或其子息參行既為之助又陰制之姚仲

既至德順吳璘亦使親往金人聞姚仲之在德順也出銳師以攻之姚仲已欲移寨適吳璘到遂能破敵若遲一日事又狼狽矣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致仕從所請也

右宣教郎樞密院計議官李坤特換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依舊樞密院計議官坤初見去年八月其補官改秩及除差遣日歷並不載當求他書參考增入

戊辰名望僊橋東新宮曰德壽

己巳詔立皇太子　詔故福國夫人郭氏可追封皇太子妃用禮部請也　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將作監張闡為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諭德故事官僚進見當拜奏事當稱姓名侍立不坐太子悉命復故　右朝散郎王炎行司農寺丞用汪澈薦也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捧罷為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荊南府駐劄

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　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郢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賞確山之捷也　直秘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王弗提舉台州崇道觀先是王之望嘗薦弗代已不果用　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㡬都大主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為安遠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茨湖之捷也時復與北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

呂中大事記曰是時北方大亂內有耶律之變而我師之出興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四郡吳璘復大散關入德順軍父老擁拜幾不可行命張浚判建康措置兩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衛士見之以手加額士卒聞之皆樂為用於是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又募海舟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而海州之役浚勉張子蓋以功名子益率精銳先入金大敗于石湫堰國勢非復前日矣奈何金欲和則與之和金欲地則與之地成閔吳拱李顯忠領三衙而三招討結局矣王之望奏吳璘回興州而宣撫限五日結局矣意者聖心倦勤復仇之義將

有待於後耶　詔延福宫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為落致仕提舉德壽宫行移如内侍省仍鑄印賜之　保義郎成彦節為閤門祗候彦節閎之子也　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董苹獻錢四萬緡以裨國用

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郭振為蘄州防禦使權主管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　詔減崑山縣歲額苗米六千五百石有奇

以翰林學士洪遵言此皆經界逃民隱户之田無所從出故也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修武郎高琦李福蒙隱保義郎時承馬佺王雲並對于内殿

甲戌詔皇太子賜字元永　詔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故聞奏翰林學士洪遵等言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髙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為宜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官追封

王賜謚子偁妻封王夫人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　右朝奉郎監無為軍商稅務徐宗偃依所乞與在外宫觀金之未入也宗偃通判楚州數言北方事梁仲敏為諫官論宗偃妄傳制司之命令本州清野坐斥去朝廷知其枉故遂復之　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見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丐免是時鎖院

乙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傚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倬尋落職朱倬罷相日歷全不載今以他書參考追書之制辭又云千秋無闕閱功蚤緣悟意公孫避賢者路遽上封章以此知其嘗乞退也　太常博士鄭聞為秘書丞　軍器監丞楊民望為太常博士民望成都人也

是日上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

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敝自朕心亟决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為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頼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揖遜相繼可謂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至於成周自文王傳之武王武王傳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

而未嘗親授受也故夫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道其惟我國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濬發神斷全以所付畀之壽皇而我壽皇荷付託之重十閏之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能增光大業馴致丕平及夫倦勤萬幾則又復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矩疊規重盖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於皇休哉　何俌龜鑑曰或謂揚子雲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子雲曰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處因往而推來雖千百世可知也吁世之相去如彼其久也聖人繼作如此其少也堯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數數見之乎我朝自建隆至紹興相去纔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禪高宗孝宗以父子相傳載之琬琰蔚為首稱留衛公正贊之曰堯舜揖遜盛矣然其傳也非父子文武述作美矣然其授受也不親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禮是高孝之美又將有光於堯舜文武矣顧不偉歟

丙子上行内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宫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寛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

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乆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入宫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内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内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

賀上遽興康伯等升殿奏言願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顔愀然曰君父之命出入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堯命舜以位舜遜于德弗嗣非獨謙德之美如此葢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輕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竊觀壽皇之初受禪也壓於慈訓不得已而踐尊位側立拱手於黼扆之側已坐復興不敢遽即南面迨夫輔臣懇請再三猶有此大位懼不敢當之語真可與舜匹休矣彼漢文帝之即位也求鄉遜者三南鄉遜者再而其臣哀盎者猶且以高世之行推之況于謙畏之心出於真誠者乎是宜大書特書以垂示萬世者也班退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宫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

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

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

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呂中大事記曰歷觀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雖出於范宗

尹之造端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

藝祖之後為嗣必本於選人婁寅亮之一言適有以契

乎高宗之心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自六歲育於宮

中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則其保之也至矣九歲封建

國公置資善堂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令建國公見

翊善贊讀必拜則其教之也嚴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

時紹興十三年也秦檜雖有動搖國本之心而孝宗之

聖德著明高宗之聖心堅定非檜所得容其私三十年

立為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為太

子未幾是月丙子上遂内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

帝居德壽宫又曰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嗚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傳以開洪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禪以植中興之業洪之於先因所以為二百年太平之治興之於後又所以遺萬世無疆之休也

丁丑車駕詣德壽宫起居承明集曰初上欲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殿以大雨免百官入見上就宫中行禮 案丁丑以下原本採取中興聖政附入以終紹興三十二年之事今仍其舊

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宫以修晨昏之禮昨日面奉太上皇帝聖旨謂恐廢萬幾勞煩羣下不蒙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承明集曰如前代朔望甚為踈濶朕不敢取禮部侍郎黄中奏謹按漢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前

項故事詔從之　大赦制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聿嚴受命之符天地之大德曰生盍下維新之令太上皇帝慈儉為寶遹駿有聲垂精三紀之間圖治百王之上神謨獨運總一日萬幾之繁聖武旁昭極四海九州之廣未嘗暇逸久積倦勤黃屋非帝堯之心居懷負重泰元增漢武之策欲介長年顧膺訓之博臨懼眇躬之弗稱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爰舉舊章式覃曠澤可大赦天下節文於戲有天下傳歸於子敢忘

付託之恩建皇極斂錫厥民允副邇遐之望尚賴股肱同德中外協謀共期底於中興以益光於永世咨爾有衆體朕至懷

臣留正等曰談者類曰承弊政者務更革繼治世者尚循守是大不然治世獨無可更革之政乎夫天下之事貴於隨時而變通不可執一而偏徇承明集曰苟當變通之時而專拘循守之說不幾於膠柱鼓瑟乎唯天雖務循守而不害其為更革雖有更革而不失其為遵承得繼述之意而不泥其迹斯為盡善臣等竊觀壽皇初政雖不能不少變於紹興然其大要則未嘗不以遵奉太上德意為說且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壽皇所以能繼高宗之大業也龜鑑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侍膳之餘此非即位之詔乎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得之渾渾之書此非聖教之序乎炎興詔令命

官裒集必欲恪意奉承是一政一事無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賜宰執且使奉以周旋是一字一畫無不敬之也侍從臺諫條陳事務重言責也亦檢舉紹興之制而行之也卿監百執事日輪面對廣言路也亦舉行紹興之典而用之也述太上之意以責守臣令佐承太上之間而擇監司郡守知光堯之念岳飛則亟復元官聞光堯之召尹焞則亟訪巖穴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吾於孝宗見之

又曰祖宗朝尊禮舊弼優待故老有任在京宮觀及入侍經筵者甚衆至於過闕入覲郊祀陪位并歸第就醫之類所以示眷禮便諮訪者惟恐不至承明集曰遇有大疑亦或賜手札就問俾之條對故一時人臣立朝之節雍容可觀宜令國史院檢討聞奏當議遵

用臣留正等曰臣聞之書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益老成之人其更事也多其慮事也審國有大疑從而咨訪所益固多而況待遇耆舊優之體貌亦足以見人主尊賢敬老之意皤然壽俊儼容在列又可以增重朝廷表儀搢紳祖宗所以眷禮舊弼元老留之内祠寘之經筵意益如此壽皇初政首命史官討論故實而遵用之誠知所先務矣

又曰應諸路出産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州軍因緣貢奉煩擾承明集曰道上疲費過所至於数外取索多歸公庫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强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出産之物為苦不唯因口腹之故廣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險阻或至喪失軀命豈不甚

痛太上皇帝已降詔禁約切慮歲久未能遵奉承明集曰仰州罪條具土産合貢之物申尚書省禮部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當議指揮止許長吏修貢外自今一切並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以違

制論臣留正等曰昔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故聖人菲飲食薄滋味不敢恣口腹之欲自奉養有節者懼其或至於擾民也何者人主意向所在下皆奔走而奉承之唯恐不及嗜一味之甘需一品之珎初若細事耳孰知夫奉承者之巧於並緣乃至彊於抑配過於搜求煩費道路大而病民小而害物為患若此之甚哉此高宗之所以屢嚴禁約而壽皇之所以首務遵行者也至於命有司參酌宗廟陵寢薦獻之物及德壽宮甘旨之奉許長吏修貢又不失所謂致孝乎鬼神以天下養之義嗚呼休哉

又曰國

家愛養士卒非不優厚訪聞軍中管轄人等或使資倍工價或令科買物色多方尅剥比至請錢除減幾盡承明集曰遂使軍人婚嫁喪葬多不以時朕所矜憫自今主帥仰各體國務加優恤以養士氣如尚不悛當議顯戮以勵諸軍臣留正等曰自兵農分而為二國家財賦費於養兵者十之八然而列行伍者猶有不足之歎蓋主帥不得其人巧為減尅而困之也所謂資倍工價科買物色之類蓋不一端壽皇素知此弊故於赦令申飭將帥且言如有不悛將顯戮以勵三軍諸將宜知所警矣承明集曰歲月既久此弊復出故陛下於即位之初既降詔旨又申之以嚴憲繼自今諸將或有尚循故習朝廷苟懲一以警百使詔令不為虛文則軍政自然嚴整矣

又曰昔太祖

皇帝創業之初親制軍政以遺後世如南北倉請糧之制平時固欲習其筋力以戒驕惰然禁約私役至為嚴切承明集曰自今諸軍除繕築城壁立寨棚打造戰具搬請糧草應干工役外不許私役戰士葢造私第營葺房廊修築園圃及興販工作等承明集曰太上皇帝累降指揮約束如敢更有違犯委御史臺彈奏當重寘典憲庶幾仰合祖宗優養士卒之意臣留正等曰夫兵不可使太勞亦不可使太逸太勞則瘁太逸則惰是故役於公可也役於私不可也太祖皇帝命軍士於南北倉請粮使之舍近而就遠欲以習其筋力是所謂役之於公也至於將帥私役則禁之甚嚴今壽皇首舉此以戒諸軍深得藝祖之意

既重減尅之令又申私役之禁想夫三軍之士知上之所以撫存之者如此莫不感激奮興人百其勇矣

癸未宰臣奏事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問寢侍膳尤宜勤恪承明集曰聖諭丁寧朕心未安卿等詳議以聞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於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非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

何以緝熈初政稱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以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懐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

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之興其初未有不以直言為先蓋以一人耳目之所見不若合天下耳目所見之多以一人智慮之所及不若兼天下智慮所及之廣而人主之尊如天威如雷霆苟非屈已降心出於至誠而有以感動人心則忠言無自而進臣竊覩壽皇求言之詔辭旨明切可謂出於至誠而不為虛文者矣至曰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則凡在臣子孰不欲各効所見各輸厥忠以應上之求乎是宜當時上封事者至以千數也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

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攘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

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 臣留正等曰聞之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授受以道無變道之實也洪惟高宗皇帝行堯之道與天同功萬世之下猶一日也肆我壽皇聖帝紹堯之統與舜同符嗣位之初首先設官裒彚建炎紹興詔令欲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二十八年之間刑清而政平德翔而恩溥其守道不變明效大驗如此 詔

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 臣留正等曰敵國外患天之所以愛人主也法家拂士人主之所以自愛也人主敬法家拂士所以自愛者至然後天無所施其愛我之意苟為不知自愛輕去其法家拂士則天始愛之於是乎警之以敵國外患警之而又不悟則昔之愛我者移而為棄我矣可不懼哉壽皇嗣服之初首褒前日骨鯁之士一以振作士夫敢言之氣一以尊王室而壯國威其自愛之術至矣宜其內修外攘功

成治定基泰岳之高而源洪河之長也

禮部侍郎黃中等劄子奏聖旨

太上皇帝有詔却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詳議以

聞臣等今詳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欲乞與

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謹按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漢六年高祖自南宮歸櫟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侍太公於櫟陽雖晨至寢門而日三朝亦不為過顧乃五日而一朝則於禮為已疎今東內在禁城之外數蹕煩民而猶循漢制五日一朝則於禮為已數參稽厥中距朔望之後七日而朝則不疎不數而中於禮矣是宜率履不越以彰前美而垂懿範於無窮也哉

司農少卿朱夏卿奏今來

德壽宫合支供米炭未承所屬報到數目詔劄與提舉官掾每月合用米炭前期報所屬依數支供付户部施行臣留正等曰周官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外府掌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夫以天下而奉一人唯恐不極其至况可從有司之會計哉惟王不可會故等而下之后及世子亦不可會所以尊王也夫等而下之且不可會則推而上之其不可會抑又明矣葢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如是何以昭至養而奉至尊哉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奏竊見紹興二年詔書畧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

輪一員面對朕當虗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
聖緒欲望舉行舊典特降詔旨許令百官日以序進則
數月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旣周即復
依舊五日輪對亦不為煩詔從之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問魏徵曰為君何道
而明何失而暗徵對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
也此無他偏信則私私則暗兼聽則公公則明故也肆
我太祖皇帝之肇基高宗皇帝之再造雖倥偬不暇給
之日而首先延見百執事之臣使悉其所聞以對用能
成創業中興之美我壽皇聖帝嗣守家法當始初清明
之際亟欲講求民瘼𫎇五日輪對之班詔百官日以序
進非特使位於朝者亟獲瞻望清光展盡底藴而天日
所臨賢否邪正陳進退用舍莫不各盡其分矣呂中大事

記曰自即位初年詔百官五日一輪對自是引見一班或三四班而視其所由退而攷察所行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輔藩而除樞掾寧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餘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内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挾之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而碌碌者頗以輪對為憂此百官陛對之制而天日照臨賢否畢見也如此

是月劄下工部長貳先將軍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盡令改正專一造作軍器務要精緻如敢依前違戾監官取旨黜責合干人重行決配委御史臺覺察　上手書

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令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强隣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右正言袁孚言乃者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發洪壞

廬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聞江浙之間飛蝗為害此二者同出於一月之内天其或者仁愛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應之乎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寔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恵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餽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嘆不生增秩賜金若古令典臣留正等曰竊之臣

堯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益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也堯之時黎民既巳時雍天下既無窮人矣及其咨舜猶首及於困窮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惟時也壽皇臨御之初首述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嚴之以必罰而勸之以厚賞聖聖相承專務惠養真堯舜之用心而有宋之家法也

丁未賜知臨安府趙子潚御劄罷京尹供饋營辦上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聞奏如今次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以盡與民間除去科擾

臣留正等曰京師諸夏之根本也風俗之美惡民情之慘舒天下皆於此乎視微是以人主施仁必先於此致意焉壽皇聖帝至仁一視溥博如天將欲風示四方郡國皆知以恤民為心以擾民為戒故一劄之頒首

及天府罷供餽營辦之私以草捂取科擾之弊復詔守臣訪求民瘼悉以條上至哉仁聖之用心也豈惟輦轂之下民被其惠凡膺牧民之寄者孰不精白一意以承休德敢有一毫病民者哉播告之修發於至近形於至遠環天下皆如在畿甸中矣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塟訪求其後特與録用

是日地震大風拔木

癸丑詔御前激賞庫並撥歸左藏庫今後諸路發到綱運准此

已未詔職田米自今輙敢折納見錢並計贓坐罪臣留正等

曰興廉黜貪帝王所以善俗也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圭田名取於純潔欲其食之以養廉今之職田是也月俸之外有此歲入可以自養然猶未滿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錢將以勸廉而反以資貪可謂背戾之甚此宜明聖所必加誅也

辛酉詔進士李琦議論可採召赴都堂審察又詔今後直言上書並付中書門下後省看詳有可採者申尚書省取旨

壬戌詔將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中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與蠲免臣留正等曰聖人之

德莫大於仁孝孝故不以天下儉其親仁故必欲損上以益下壽皇之初履位也致孝於親以天下養四方進奉同於祝尭至於會慶誕節預下明詔以止之示不専於天下自奉焉孝以事親仁以厚下一舉而二者兼聖人之德亘古鮮儷雖舜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亦何以加此

判建康府張浚奏

臣面奉聖訓令措置収糴米斛今來江浙豐稔宜趂時措置其糴本乞從御前支降詔内庫支降銀三十萬兩

臣留正等曰預備之道有國之所宜先漢文帝時休養生息寖富實矣賈誼則曰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壽皇嗣政之初任大臣以北方之寄諭使市糴以廣儲蓄不用大農之錢而出少府之藏約已愛民聖慮深遠矣

癸亥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四川有名無實之錢遞相積壓州縣各據本年分所收錢物具鈔赴總領所送納而總領所即據其已前年分所欠之數批改鈔旁理作舊欠則舊欠雖足而新欠仍在恭覩登極赦文積年未納之錢截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與除放甚大恵也應州縣納總領所鈔旁若已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並聽執用元鈔作本年分改正豁除從之　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經畧四州地為我師所敗於是以

檄至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邉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邉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羣臣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上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畧云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若謂議戰與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和不忘戰姑為雪恥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緩師而自治又曰第當

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以圖恢服先是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示敵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屈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是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八月乙丑朔詔知閤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丙寅詔曰永惟民之休戚繫於牧守浴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舉循良劾貪暴及疏怠曠職者以聽陞黜至於任非所長無他大過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其令諸路帥臣監司限兩月悉具部内知州治行臧否連銜聞奏臣留正等曰唐虞建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綱維乎内外國朝慶歷間欲肅清州縣亦必選用一時風采才幹之臣分布諸路以為監司所以綱維外治布宣君人之德意而民情之休戚利病得以上聞者此職僅不廢耳故其人不可以不擇而其權不可以不重也壽皇臨御既

詔守令以惠養復詔部刺史以察舉且述祖宗所以分道遣使寄之耳目而民安於田里之效聖意所出坦然明白始終在位遴選使軺丁寧懇惻必屬以民事且致治之本原深仁厚澤浹漉中外端在是矣

丁卯詔祖宗格法差破禁軍自有定數比年三省樞密院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强壯披帶之人以充擔擎看管雜役實為蠹兵之弊仰諸房百司除依數目差破餘令拘收如敢影占重寘典憲

辛未諫議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夫人之有過而不能治在國法為可廢國之

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為可羞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之心潛銷于冥冥之中則專對于外可以無辱命之憂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臣留正等曰法行必自近始人主所以整齊天下也思恭奉使而以貨取罰其可逭哉故雖上閤親近之臣即加罷斥可謂不牽於私矣諫臣抗疏以為未厭於人心則又鐫秩以勵其餘用法之公如此左右之人孰敢憑恃以壞紀律哉

戊寅上詣德壽宮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臣留正等曰舜受堯之天下作堯典繫之虞書歸尊之義也蓋上古簡朴禮文闕焉漢高祖始尊太公為太上皇典章抑未備自唐開元至德以來迺議隆徽號備禮儀燦然可觀

矣而實有不稱乎文者惟我高宗之於壽皇以父子之親行堯舜之事雍容於揖遜之餘故舉行大典盛禮備樂和氣薫塞士生斯時以身親見之為幸然此猶一時禮文之盛也迨夫篤愛敬之誠盡尊養之至承顏養志二十八年之間曾微間言則壽皇事親之孝根於天性之自然而海寓乂安中外悅服益正家而天下定矣三聖授受一道再講縟儀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時也豈特下陋漢唐殆將上軼虞夏矣

追冊皇后郭氏初后歸于潛邸愔愷悌皆其所生云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臣留正等曰有一言可以盡為君之道者其惟學乎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何者人君以一心之微而當天下事物之衆苟非延禮名儒朝夕講學求以救其所偏鮮其所蔽則詆欺之言入是非有或失其

真私比之言入好惡有或失其正者矣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于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學問未嘗暫廢邇英閣講讀蓋仁宗之成規也可謂知所先務矣壽皇不以上智之天縱亟思聖德之日躋肇纘洪圖若稽古訓既詔有司趣勸講之日又延輔臣與從容之覲君臣上下相與講摩乎此則正心誠意之說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固已溢黈聰而精淵慮矣在位垂三十載所以承高宗安静不擾之福垂令日揖遜無疆之休益本諸此而已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並付後省看詳今已踰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臣留正等曰天下之治亂係乎言路通塞而已本朝慶歷元祐之際聖度汪涵容受讜直方是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上

自公卿大夫下及州縣小吏皆得以盡言而無諱故其治效卓然有三代純懿之風一弊于熙豐再弊於宣政而後知言路之不通其患有不容弭者壽皇於祖述憲章之際聖意固知所擇矣肇啓重熙之運誕布惟新之政薄海内外翹首望治固未覩夫關政之可陳也而乃下詔求言急於聞過既命後省推擇又令催促來上皇皇汲汲惟恐一言之或失也雖大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何以上諸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同仁初無遠近之間然以天下之埶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蜀去天萬里雖未嘗罹兵革之禍而渡江以來養兵之費皆於此乎取給馬民力之困至是最極則

與嘗罷兵革之禍無以大相過也而况乎吏之賢否朝廷未易以亟知則斯民之冤抑果何所從以為赴訴之地乎此壽皇登極未幾所以首頒詔旨急於擇蜀之都轉運使者其慮遠也益詳矣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可謂異世而同符也

甲辰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上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君如何臣留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真可為萬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何則君子所向者為公正為忠直小人所向者為私邪為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移小人則覬望希合隨時上下而無所主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從自非聖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

而仲此者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之消長果何繫乎時運盛衰哉特在人主取舍何如耳

壬子户侍周葵等言臣僚於合得請給數外陳乞援例增添令後並從本部稽察雖有畫降指揮許執奏不行

詔從之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召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臣留正等曰舜湯選舉不仁者遠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觀其一舉措之間足以逆覘其治象之為何如也壽皇嗣登大寶妙揀人材如銓如十朋如操者固未可亟以皐陶伊尹之事業期之然其砥節礪行實當時海内之所傾心

者也乃於一日之頃或賜之命召或擢之諫垣使朝廷凡所召用類皆如此豈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哉舜湯得其一壽皇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舉不止加前哲一等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之覩覩此而已顧不休哉龜鑑曰敬觀高宗尊號之上名曰光堯是以堯尊其父而以舜處其子也重華協帝之事亦嘗講聞其大畧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孝宗初政即此而論之真可同日語是故戊寅大赦其與青災肆赦同一心丁亥寬恤其與欽哉惟恤同一意時政有闕許令直言其明四目達四聰之義歟咨爾分土之臣明示朕意其咨四岳咨十二牧之舉歟循良貪暴陞黜有詔是何異三考之黜陟貪利受賂明正典刑是何異四凶之誅殛尊禮舊弼如勉留康伯再相魏公即因堯輔佐之遺意也收召善類如起胡銓叙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子堯不能舉而舜舉之也瑟之方絃玉之始琢聳人觀聽表表若是以即

位之一年攷之則二十八年之聖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王繼先罪惡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欲乞寢罷令任便居住指揮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輙至行在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以相繼於無窮諸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二者未嘗使之偏勝而已肆我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也而給舍之論猶且以為殊駭物聽未厭公議壽皇於是裁之以聖斷曰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輙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使之知朝

廷之恩一以杜其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廷之法不偏不倚如持衡然壽皇所以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藴矣

壬戌詔吳懤劉藻黄開陳騤陳岩肖周允聞沈尭聞沈尭咨汪必明褚觀劉祖禮上書皆已親覧有補治道京朝官可减二年磨勘選人與循一資布衣進士與免將來文解一次

是月封皇子愭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讀三朝寶訓至真宗論政理曰

朝廷但守清靜之理凡事務詳酌而行勿使庸人擾之

上曰天下本無事遵對曰誠如聖訓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惟循乎自然之理初無容心於其間此其所以為清心省事之要也嘗觀帝舜之治天下明目達聰舉賢去惡事無不舉而孔子之稱舜則曰無為禹之治水瀹濟漯決汝漢害無不去而孟子之論禹則曰行其所無事是二者雖不同其循乎自然之理則一而已故舜雖無為而見於施為者未嘗不詳禹雖行其所無事而見於事功者未嘗不著也後世如老聃莊周不明乎此乃欲一切取仁義禮樂而棄置之遂流於空虛寂滅之地此其與舜禹相去豈不萬萬哉至尊壽皇聖帝深明乎真宗清靜之訓而有天下本無事之語此正與帝舜之無為大禹之行其無事者若合符節也

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

郡守之人分為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
聞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
及見任監司郡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内逐一具姓名
臧否品目來上　左僕射陳康伯乞解機政御筆曰太
上皇帝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豈朕凉菲不足與為治
況今邊陲未為無事卿縱欲捨朕而去寧忍違太上皇
帝之意耶太上御筆曰皇帝来奏卿上章力乞解罷欲
吾親筆諭卿皇帝以卿元老耆舊方委任機務留卿之

意甚堅卿可體至意不得再有陳請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曰更來奏知臣留正等曰舜正四凶之罪冒賄者必誅之商立三風之戒殉貨者必刑之夫天下之理清濁異塗貪廉異趣濁者進則清者必退貪者用則廉者必去如氷炭之不可得而合也故聖人謹刑賞以御之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皇朝自祖宗以來所以繩贓吏者其法甚密紹興之末陸廉以貪墨繫于有司而壽皇所以深切注意者如此至諭理官俾之更來奏知竟正廉之罪而無所貸天下之人苟有貪者其敢不知懼乎

江淮宣撫使張浚劄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萬弩手其所招人多是莊農間有稍稍出衆之

人耻與為伍臣昨乞别置武騎毅士三百員以待謀慮過人勇敢絶衆者至今未蒙指揮臣續體訪得淮北歸正忠義及見今將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壯健曾習弓馬者甚多以所請既薄不願前來契勘諸軍見招武勇効用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皆是旋刺南兵艱於教習今來大約可將武勇効用三人請受以給毅士二名詔從之

庚午侍讀洪遵進讀寶訓至太祖嘗視朝罷坐便殿俛

首不語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太祖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来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上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何敢輕忽又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留正等曰孔子之論興邦曰為君難夫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聖人乃以一言蔽之曰難此萬世人主所當致思焉者也是故聖人之治躬示儉約茅茨土階而不以為陋身履憂勤胼手胝足而不以為勞容受忠直犯顏逆耳而不以為忤損上益下泛愛博施而不以為過皆所以全聖德而祈天之永命也皇朝之興藝祖開創大業澤流億載功冠百王可謂盛矣當時一事雖或差軼似未為害而聖情不怡如此壽皇遠遵神謨而有取於大禹朽索之訓垂諸萬世足為憲法况聖王以

禹紹舜其可不念之哉又讀寶訓至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儽四肢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脈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得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達養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靜又讀至綾錦使王贊上織錦匠兇濫之罪上令引對反言贊私役工傭觕之皆寔特詔杖贊降秩賜織匠采帛上曰祖宗精於治道如此遵奏云願陛下以祖宗為法天下幸甚臣留正等曰自古國家之

久長者未有不由子孫遵守祖宗之訓也夫繼體守文之世前聖之法見於已為而驗於既往遵而行之以克永世理有灼然不易者故司馬光有言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壽皇講論治道動以祖宗為法所謂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哉

右正言周操奏國家内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令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為郎自郎不數月望為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脩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陛下面諭大臣自今内外除授之際悋意精選務在久

任詔令三省遵守臣留正等曰貪爵祿而利於速化者人之私情也惜名器而務於久任者國之公法也私情公法不能兩立其所從來遠矣壽皇用諫臣久任之說豈非欲為臣者皆知以公而滅私乎

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徐度劄子討論慶歷至建中靖國所載勳臣名次或有未盡悉令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後有合籍記者已降指揮令聖政所接續編纂令申請乞下吏部畫數抄錄併移文諸路搜訪勳勞寔迹繳申朝廷詔從之

壬申右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為六部而御史

臺有六察所以相為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令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糺所隷官司親加詢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甲戌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務行實惠

丁丑殿侍張震奏兩宫冊寶執事者蒙慶賜奉承于兩宫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無知舞文巧請尚書省人吏大者轉官與減二年磨勘小者減半而太常寺等處人吏又不與焉此何為者願明降指揮並行追寢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舞法者胥吏之常守法者人臣之職壽皇使臺臣得舉其職而胥吏無所容其姦治功豈有不成者乎

戊寅殿中侍御史張震奏切見去年李顯忠所保明横

澗山賞并采石賞與吳璘保明方山原隴州賞厚薄不

倖如臣愚見欲立為功賞格式頒下諸將如拔某城斬某將破某衆者謂之奇功其次為第一第二第三等各當轉若干官並須各有定狀就其軍中以次保明推恩

詔令檢正左右司同共看詳立格聞奏 右正言周操奏去冬敵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節次奏功數目浩瀚略無限節欲乞下張浚陳俊卿公共商議如何措置以杜僥倖詔令張浚陳俊卿覆實聞奏 臣留正等曰臣聞之范祖禹有言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貴之君以為賤則賤之難得

而加於君子則貴易得而加於小人則賤此理昭昭不可誣也壽皇內修外攘當舍爵策勲之際而能用議臣之言愛惜爵賞如此蓋知先聖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者方之漢置武功爵唐給空名告身豈不相千萬哉

是月以王之望為川陝宣諭使時金將喀齊喀與吳璘爭德順軍或上棄三路之議宣諭使虞允文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乃罷允文而命之望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也尋詔允文往璘軍前計事畢赴行在　賜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進士出身以權知院史浩同知黄祖舜之薦也

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張震奏論國子監已減員不宜復置上曰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材朕欲待方来之秀不可定員臣留正等曰官冗之弊人皆欲省之省之誠是也然官之設有若不急而寔急者一切損之不亦過乎自非聖意高遠孰知所省者有大不可省者存焉且學官之員亦夥矣損一正錄之職宜若未過明詔乃謂學官與館職均為祖宗儲養人材之地将以此待方来之秀不可定員大哉王言豈徒為儒生光寵宸衷欲培壅人材為國家無窮之用彼議者豈知所輕重哉

丙午臣僚言近日於淮東西總領司各樁苗米一百萬石備宣撫司移屯支用内撥浙西常平米一十三萬二

千餘石往淮東江東常平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蓋備水旱盜賊緩急之用積年陳腐及移易借兑殆居其半一旦三分取一兩路所積幾無餘矣間遇水旱盜賊之變將何以為備乎詔戶部看詳戶部乞於兩浙漕司和糴米撥一十三萬二千餘石赴淮東江東西漕司和糴米并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納米九千石共三十七萬四千餘石往淮西其江浙常平米更不取撥從之

庚戌進呈方滋論沙田疏上問沙田事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損陳康伯等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廼詔措置沙田蘆場指揮更不施行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心惟虚而明故君子之言易以入焉漢唐之君利欲之私先寔其中雖有忠言至論終莫能奪武帝德宗蓋可見矣今夫沙田之議或曰可取或曰可捐為取之之說者不過曰以利吾國也為捐之之說者則曰不若以利吾民也聖明在上一於厚下固有定見矣輔臣一言適動其機欣然開納已行之命旋即寢之非聖心虚明而然哉是宜大臣誦嘆而吾民相與鼓舞也

甲寅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竊見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内
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至皇
祐五年詔内侍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嘉祐中韓絳奏内
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
神宗諭輔臣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隷前省官又入内
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
職事乎吳充對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至於自来
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撥填冝

立爲定制詔令内侍省開具見在人數聞奏令年㑹慶
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贓罪削籍配流者雖㑹赦不許放
還叙用近覩登極赦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并
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贓吏之意乞
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贓並不許收叙如有已放
行收叙者即爲改正從之
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詔書除常朝便殿引

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從朝謁並許請假并已降指揮殿下令閤門人扶掖令後如遇德壽宫起居臣欲乞趂赴立班許臣就用本臺知班二人扶掖從之又詔張燾朝謁禮數並依辛次膺已得指揮仍許乗轎入出皇城門至宫内上下馬處臣留正等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着在禮經此待老臣之異數也秦穆公一覇者猶能以番番良士為貴不以膂力既愆為嫌況於聖明之朝乎我壽皇聖帝之初政延登故老睹然在位資啟沃之崇論畧朝謁之常儀具敬賢貴老之意寔與禮經同符矣然此豈私為二臣之榮蓋所以增朝廷之重也

叅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

汪澈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臣令者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二千頃水渠溉田千頃自兵火後悉已湮廢臣令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糧種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令姚岳兼領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令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

令時務仍聽詣言詔曰朕覽張燾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都堂令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燾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上問為治之要燾因奏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捄之之宜乞檢舉行之故有是詔臣留正等曰自昔帝王之興必先開廣言路詢於芻蕘蓋所以通下情達幽隱雖四方萬里之遠靡不周知而况侍從以論思獻納為職臺諫以輔

君德糾官邪為任可使其情不通於軒陛之間乎我仁宗皇帝慶歷閒慨思治道既御天章閣詔輔臣言事復御迎陽門召知制誥至臺諫官別賜手詔使條陳闕政是以士氣振起紀綱修明嘉祐之治流澤至今良有以也壽皇納張燾之奏給劄都省令侍從臺諫條當今弊事且俾率屬諭旨極言無諱夫人臣居可言之地凡朝之闕違時之利病忠誠鯁亮者固當披露忠赤不待詔而後言其畏懦蓄縮者迫於上命亦將有所激發而不得默矣故當時士大夫爭言時政得失壽皇親加披閱擇其切於時務者標識其上次第見於施行其於初政豈小補哉

癸酉給事中金安節言承指揮成彥忠皇城司任淵賞并兩任翰林司淵賞特與送郡上轉行兩官按尚書省

右選令諸武功大夫實歷邊任有五人保舉磨勘轉遥郡刺史已後並理十年轉遥郡團練使至遥郡防禦使止祖宗之法不輕以授人如此彥忠今年五月方轉遥郡刺史今來半年於刺史上轉行兩官則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内一旦得之於考績之法無乃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漢初置中常侍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其後明帝永平中始限員數通中常侍小黄門不過十餘人至和帝以後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漢之禍實基焉唐太宗始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明皇以後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尤衆唐

之亂寔始焉史冊所載炳炳如丹誠以宦閹昵近君側蓋周家閽寺之官其職掌自有量如使寵任益隆權勢益張則紀綱寖以敗壞朝廷寖以陵夷非小故也壽皇聞侍御史張震之言則稍裁宦者之恩覽給事中金安節之奏則申嚴遙郡刺史遷轉之法彼漢唐之厲階何自而生哉成憲具在傳之億載萬年所當法也

給事中金安節繳駁劉允升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去年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承宣為皇城任滿遂將轉節使乎竊

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爱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臣留正等

曰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言國家之所當謹惜也上從而輕予之下亦從而輕視之矣一命令之出未審一爵賞之施未當於君道若未甚闕而其端不可啓給舍之職所以平處可否駮正違誤蓋防微杜漸爱護紀綱之深意故人臣必守法置君於無過然後為稱職人君必聽諫使臣得行其言然後為盡道劉允升以皇城司扶滿遷官有㕘成屬給舍論奏至再不憚於抗尊壽皇開懷納忠不嫌于反汗君臣以誠相與斯無形迹之間矣如是而名器之不重朝廷之不尊紀綱之不立治道之不進臣不信也此壽皇所以為聖明也與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

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為定式　給事
中黄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
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
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為恩寵舊制也
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
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横行自右武
大夫以至通侍為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
效顯著不帶遥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

率於遥郡改轉輔纔五遷即至遥郡承宣一落階遂為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寔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宣賛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得允當欲乞施行自降指揮日為始詔並從之

辛巳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奏皇叔蘄州防禦

使士㒓湊用恩平郡王璩減年磨勘轉官竊見南班正任十年一轉初無回授之法又宗室戚得減年依條許與子孫遞郡刺史以下收使令士㒓於恩平郡王璩寔為叔祖乃用姪孫減年於法為不合於體為不順一也法許用之於郡刺史以下令乃施之於正任防禦使以上相去遼遠二也欲望追寢前命從之　上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晌所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

其冤狀章傑捕趙畀送葬酒又搜其私書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鐵冶盜欲煅煉富民多取其賠償王正已為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公論有根于人心而不可易者然而公論在上則治在下則否君子之觀治忽每于此占焉夫天下之枉直朝廷皆知之天下之忠邪朝廷皆聞之是謂公論在上此治道之所從出也如使天下自以為忠直而朝廷莫之察也則公論在下矣雖欲治也其可得乎李若樸諸人以鯁亮聞于當代不為權勢所移可謂難矣而壽皇獨因臣僚之言而知之至謂其節槩可稱溫旨下頒俾令甄錄是聖主持公論於

上以風厲天下也為群臣者疇敢不踴躍自奮以承休德乎

丁亥內降付下寬卹事十八條內一項訪聞諸路鄉村惡少無賴以販鬻私茶鹽為業良善之民多被強賣稍不聽從日後犯販必行供指逮得賄賂乃與除免自令應犯販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違者許越訴承勘官吏宜重寘於法又一項訪聞州縣捉獲盜賊獄吏輒教令廣引豪富之人指為窩藏至有一家被盜鄰里富室為之騷然賊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賄賂充牣平

居富民或與吏輩小有睚眦一得賊徒使之通注其禍
尤酷自今除緊切干證外不得泛濫追呼如違許越訴
別移所司推勘指教情節吏人反坐官員重作施行臣留
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興於民間具知閭里姦邪吏
治得失及親政孜孜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共理詔旨
惻怛為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稱民安為漢中興之主
壽皇即位未三月内出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纖
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規取溢數以濟貪
暴如豪右兼并圖免過割致貧民産去稅存之害與夫
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策未易以槩舉
至於治私販鞫盜賊有司並緣為姦尤切致意可謂憂
民之憂矣二十八年之間撫摩愛養民安閭里道洽政
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猶以為

病中救之可也故特詳著焉龜鑑曰讀寬恤十八事之詔真見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讀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之語真見其有勤恤民隠之心聞林檝之論則責以不體朕意聞王大寳之對則諭以不可擾民江東之和糴既免福建之上供復蠲官司之貼換纔除而舟梟之椿積繼罷出内帑銀絹以輸民租出爵募民以激富室或賜僧牒或賜米斛以恤飢荒或置社倉或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恭父而民不飢浙右遣朱文公而民得飽矜憐惻怛是其仁民之實者然也　又寬恤事内一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民上所宜廉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獘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遣迂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請有此等

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寘於法臣留正等曰昔蘇軾論省府胥吏有曰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又謂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蓋吏強於官久矣外而郡縣內而省部往往而是然外之監司守令一或得人猶足以行其政至若省部之吏風成弊積蓋有肆為欺慢而莫之誰何者其弊始于法令之繁多而成於居官者之苟且夫以不素解暫臨之官馭長子孫之吏文法之日滋吏又得以並緣出入其勢固易于為欺而為之官者復狃於習俗樂于因循以寬縱為識體以振厲為生事偷安歲月受成吏手賕賄撓法將何憚而不為是毋惑乎吏之強矣壽皇條寬恤事有及于吏胥之弊告戒訓飭曲盡情偽且議重寘于法彼寧不知所懼哉然則欲革吏姦當自內始是以表而出之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詔下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繫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静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

城不容浮言揺奪時金以十萬屯河南赦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栻之見上也即進言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異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百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百金人地名考證

布薩原書作孛散誤改見卷一百五十二

赫舍哩原書作紇石烈誤改見卷一百六十四

喀齊喀原書作合赤誤改見卷一百三十八

臣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天功德巍煌布在方册而廣記備言有裨一朝巨典則惟臣心傳擬次建炎以来繫年要録首為成書臣當拜手稽首伏讀竟編其間大綱目固非可一二數竊謂大駕初南駐廣陵者年餘天步方艱旰食不暇乃於斯時開經筵名楊時臨軒策士汲汲惟恐後其緝熙聖學扶持道統通天下言路以迓續我宋無疆大歷服實始於此臣載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親平淮南

後因御營作章武殿臣既改築而新之中興舊事故老相傳雖有能彷彿者然文不足證也乃以臣所藏蜀本繫年錄二百卷刊于州治與臣傅良所述建隆編並傳云寶祐元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既望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兼淮南東西路安撫使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專一措置提督修城節制本路河南屯戍軍馬兼兩淮

屯田大使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
封三百戶臣賈似道恭跋